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十五

君道

善行

用賢

黄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大常而察乎地利得奢龍而辯乎東方得祝融而辯乎南方得大封而辯乎西方得后土而辯乎北方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音頹敳魚開切

檮(音桃)戭(音衍)大臨。龍降(戶江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此十六人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未之舉。舜既攝位。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商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

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周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脩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将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

德

成王以周公輔政。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康王以畢公保釐東郊。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宣王元年以召穆公為相。秦仲為大夫。用樊侯仲山父。尹吉父。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韓

侯顯父南仲方叔張仲之屬並爲卿佐興集
北民是歲西戎殺秦仲王命南仲召虎方叔
吉父征定西戎復先王境土王化復行號稱
中興
列國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
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
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
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
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

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吏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

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曷哉為君乎。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而佚於得賢也

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

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至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

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與語大悅而任之政

漢高帝既平楚置酒雒陽南宮曰通侯諸將皆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帝爲趙王如意置貴彊相。乃徙御史大夫周昌爲之。既久。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符璽御史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

文帝時張釋之為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帝幸虎圈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質言至宮帝拜為公車令

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聞河南丞黃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决疑獄庭中稱平

三國蜀先主既得益州大饗士卒自領州牧以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姻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晉武帝時并州刺史王廣言劉宣於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

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

元帝始以琅邪王徙鎮建康吳人不附會三月上巳帝觀褉乘肩輿具威儀王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顧榮賀循覘之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若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百姓歸心帝從容謂導曰卿

吾之蕭何也

唐太宗初即位。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帝善其言。擢為侍御史。○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時馬周客中郎將常何家。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

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名之閒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

玄宗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姚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

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開元四年。以廣州都督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命馳驛詣闕。遣内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十三年十一月。帝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物。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

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
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座隅如三人者
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
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
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於是以丘爲尚書
左丞泚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二
十一年帝以蕭嵩韓休共輔政嵩寛博多可
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
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䟽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殊瘦於舊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為社稷計耳非為身也

代宗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

侈亟毀撤之帝方倚綰釐革弊政會綰疾卒帝痛之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德宗時陸贄為翰林學士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時謂之内相

憲宗每有諮訪於翰林學士李絳絳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倖臣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黜承璀淮南

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

文宗開成中以狄兼謩為御史中丞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謩奏曰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帝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為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宣宗時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

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

宋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

太宗器重寇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為虞部員外郎言事名對稱

旨。帝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以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也。宰相請用以為樞密直學士。帝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呂端為相。清靜簡易。帝戒大臣凡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奏聞

真宗咸平初。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以本官平章事監脩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帝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畢士安拜

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耶

◯王旦拜平章事。兩府凡有大事。帝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

仁宗慶曆三年。用諫官歐陽脩之言。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

◯帝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

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

○呂夷簡為司徒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不許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光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帝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

云不能四六何也光趍出帝遣內臣至閤門強光受告拜而不受趣光入謝曰帝坐以待公光入至廷中以告置光懷中不得已乃受○名趙抃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帝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張方平代吴奎參知政事方平力辭帝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

辭○呂公著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曰。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

哲宗以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存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事。彥博凝簡莊重。顧盼有威。事四朝。更二府。為將相五十餘年。英傑之譽。聞于四夷○元祐元

年。呂公著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
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
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歡呼鼓舞。
咸以為便。光薨。帝獨委之當國
孝宗隆興元年胡銓為起居郎。帝曰。近日除
臺官外議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
帝曰。卿與王十朋皆朕親擢也◯乾道三年。
虞允文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會吳璘
卒。議擇代。帝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

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爲敷文閣待制兼侍讀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遂除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尋拜右丞相。寧宗舊聞朱熹名。恨不得熹爲講官。即位名待制兼侍講。熹至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帝嘉納之熹辭待制帝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理宗名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二人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尚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

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
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
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元太祖命闍里畢與皇太弟國王分撥諸侯王
城邑諭闍里畢曰漢人中若王檝宣撫者可
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
臣總括婦附工匠之數將俾大臣分掌之大
師阿海具列諸大臣名帝曰朕有其人偶忘
姓名良久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

遂命職掌之
世祖至元初旭烈兀遣伯顏入奏事世祖見
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
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勑以
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至元二年拜光
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
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帝嘗命
書記劉秉忠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
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

者帝善之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
見錄用時秉忠猶未有官稱遂授光祿大夫
太保叅預中書省事○至元十七年加竇默
昭文館大學士默為人樂易平治未嘗評品
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
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
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
斯可謂全人矣○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

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太子家丞王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脩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二十八年。帝欲用翰林學士承旨不忽木為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

可向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仁宗初即位拜李孟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後孟以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嘗因間請乞解罷政

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帝責成監學。拜劉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吳澄為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

文宗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揭傒斯為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帝有諮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帝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

國朝吳元年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
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
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
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
臨閩越卿即輸誠来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
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
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貫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是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太宗永樂六年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

復授重任者。先時福以行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太宗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太宗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

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令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任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畜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十二月己酉名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僉事嘗奏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

太宗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

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

擢用之

五倫書卷之十五

五倫書卷之十六

君道

善行

仁民

唐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百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虞舜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夏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

周古公亶父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鬻戎狄攻之。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以私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

老弱盡歸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之仁。多歸之。於是古公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民皆歌頌其德

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為池沼掘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

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
及枯骨。況於人乎
漢高祖初入秦。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謂
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
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按堵如故。凡吾所以
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秦民大喜。
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高祖讓不受。曰。倉

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之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後元年十月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

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
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
思無有所隱◯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
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
昭帝始元二年。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
苦。振貸貧民種食。秋。詔以所貸勿收責。除今
年田租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
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

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成帝鴻嘉四年四月。帝以水旱為灾。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詔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灾什四已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入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

光武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灾。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

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晉武帝咸寧四年秋大水螟帝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尚書令杜預曰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兖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

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
從之民賴其利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以民為本人以食為
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嘗欲
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
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
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
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德宗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家

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寳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

文宗太和七年正月以去歲關輔河東旱詔有司曰水旱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其過在予如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時農務尤切若不能賑救懼至流亡京兆府賑粟十萬石河中府絳州各

賜七萬石。同華陝虢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

五代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一月。曹彬平江南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真宗咸平元年夏四月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

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嘉祐二年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從韓琦請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

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五月兀里養合帶言賦北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粮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禾稼何由得種其止之

成宗時江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

田。歲輸其租。令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仁宗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為奴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

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延

祐四年春正月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卹朕默思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國朝

太祖皇帝吳元年正月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葢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

凉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瓛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

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
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洪
武元年七月。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
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
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皇帝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
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
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
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視其困

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悲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多有所資。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武。跨越千古。

上諭之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

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
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
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愛
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
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八年正月。命中書
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
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
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
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躓之

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掃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十七年六月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薄俗

親死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於水孝子慈孫之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葬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為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舟車以歸之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皇帝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饑

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令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

太宗皇帝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

令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逋稅乞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為言。

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豈可不恤。宜從所言。其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以鈔代輸

重農

神農氏都於曾。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蜿莫江切螻蛄類）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神

農以為人民衆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濕肥磽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而食之

唐堯時命棄為農師棄自為兒時游戲好種樹麻菽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民皆法則之既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堯以為有功封於邰號曰后稷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

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不一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者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閒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元鼎六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欲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令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也。先帝劭農。(劭勸勉農務也)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墮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明帝永平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群司

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
卿半俸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章帝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
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
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其令郡國
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
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
五歲除算三年

唐太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

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凡營衣食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耳。○五年。有司上言皇太子将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上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太保蕭瑀奏言。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

若所行皆導達正道。自然常與吉會。農事甚要。不可暫失

玄宗開元十三年二月。制以所得客戸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以宇文融兼戸部侍郎。爲勸農使。○二十二年五月。帝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以下躬自收穫。謂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爾等知稼穡之艱難也。因分賜侍臣等。謂曰。比歲命人巡

檢苗稼。所對多不以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

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五代唐明宗嘗觀稼於近郊。見民有三人同挽

犁者。命有司給牛三頭。因謂侍臣曰。朕遥望

西南山坡之下若群牛然。就而察之。乃貧民

耦耕。朕甚憫焉。不賜之牛。無以愜朕意也。侍

臣對曰。陛下憫農如此。天下必勤于稼穡矣。

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

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歳大均天下之田

宋太祖建隆二年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减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歳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歩。長十步令佐以春秋巡視○三年詔曰生民在勤所寶惟穀先王之明訓也朕以萬邦大定漸屬於隆平。百姓為心欲臻於富庶永念農桑之業寔是為衣食

之源今者陽和在辰播種資始慮彼鄉閭之内或多游惰之民苟春作之不勤則歳功之何望卿任居守土職在頒條一方之憂寄非輕萬室之烝黎是賴宜行勸誘廣務耕耘南畞東皐俾無遺利用天分地各有餘粮極其藨蔉上平表切下音衮壅養苗也之功致我倉箱之詠勉思共理别竢陟明○乾徳四年詔曰五代以來兵亂相繼國用不足庸調繁興團桑柘以議蠶租括田疇以足征賦逋逃所失均出里

閭致樹蓺之不得勤汙萊之不敢辟虗遺地利重困生民朕歷試艱難周知疾苦四方甫定七載于茲節用愛人敦本抑末有經費叅嘗加賦閒灾沴即議蠲除方致小康固無重斂爰頒詔旨徧諭憂勤庶幾畎畝之間各務耕耘之業宜令所在明加告諭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荒田者並令只納舊租永不通檢其諸縣令佐如能招復逋逃勸課栽植舊減一選者更加一階凡爾烝黎當體朕意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曰民惟邦本食乃民天常念稼穡之艱難每慮田園之蕪廢廣興山澤之利大開衣食之源既庶富之未臻蓋勸課之猶闕宜令諸道州縣應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沃瘠及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田宜植某物某家有種某戶闕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共勸民分與曠土種蒔俟歲熟共

取其利爲農師者常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蒱博怠於農務者俾農師謹察之聞於州縣寘其罪以警游惰焉所墾新田即爲永業官不取其租詔到宜亟行之無或稽緩○端拱元年詔除耕地于朝陽門七里外祀先農如南郊禮以后稷配遂親耕籍田數十步乃止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真宗天禧元年十一月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

務振勸毋遺地利

仁宗明道二年春行勸農禮帝搢圭三推禮儀使奏禮成帝曰朕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遂耕十有二畦明日帝親製籍田禮成詩以賜宰臣

英宗治平四年詔曰朕惟方今孟夏乃農民作勞之時比來歲少順成今春雨澤以時農民桑蠶穀麥種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尚慮州縣闒慢之吏覆按細罪拘牽微文名

呼證辨連逮丁壯加以興土木不急之務留繫工役理公私未償之負監錮其身失業數旬受弊卒歲委安撫轉運司明加勅誡者亭息民無奪其時仍令州縣吏躬親勞農勸民專力致勤務盡地力毋或自失以俟有秋給公上奉孝養焉其有去歲不登今春少雨農民艱食失業者令所在郡縣速振救之無使流移以稱朕愛民厚農之意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孟夏農勞之時令監司

戒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有艱食者振之○
七年。以時雨降。詔河北京西陝西淮南等路勸民趨耕。有因事拘繫者釋之
高宗語侍臣曰。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令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之左右庶不忘稼穡艱難
元世祖中統三年。勅禁諸道戍兵所經及勢家豪右。毋縱畜牧犯民桑棗禾稼。違者罪之○
至元二十五年。詔行大司農司各道勸農營

田司巡行勸課舉察勤惰歲具府州縣勸農官實迹以為殿最路經歷官縣尹以下並聽裁決或怙勢作威侵官害農者從提刑按察司究治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

仁宗即位七月車駕將還大都太后言於帝曰今秋稼方盛宜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帝即勑禁止之

國朝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皇帝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冐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苦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閔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十二年八月遣使齎勑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宫殿于

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勅
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
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
而後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
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
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令福未及施而
先奪民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
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〇十八年九月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

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二十七年三月命天下種桑棗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即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

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正名

周襄王時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人予一人豈敢有愛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

為諸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予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予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定王時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御士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叔父克遂

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而鞏伯實来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予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鞏朔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列國魯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先是魯之祭也躋僖公而外昭公不順多矣夫僖公雖兄而閔公先立則為君也昭公制於季氏薨於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

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其主未得從昭穆而祔祭至是閔公僖公始得正其位次而昭公始得濤而合諸墓從祀太廟故春秋書曰從祀而傳謂從祀者何順祀也從祀之祀始正其禮也

漢質帝以安帝不嗣殤帝而稱和帝乃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

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宋神宗熙寧中。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王奉太祖後。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太祖二子也）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詔如攽議。

元太宗即位之初。耶律楚材爲定儀制。請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朝廷尊屬有拜禮自是始

國朝。

太祖皇帝建國初。命中書省定官房舍服色等第。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

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五倫書卷之十六